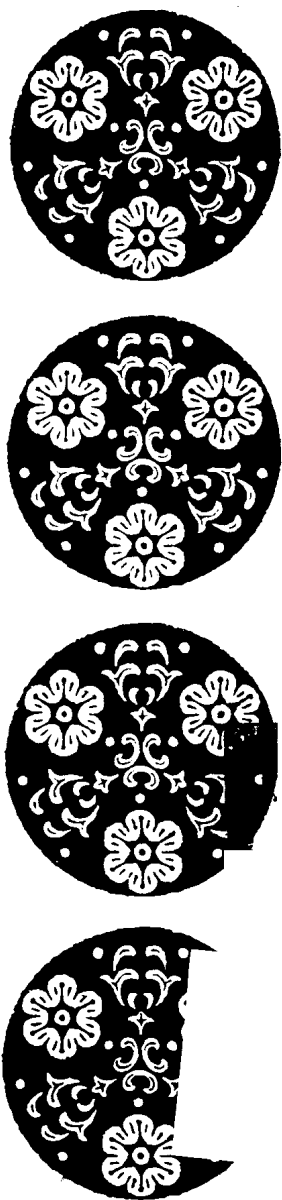


简明吴方言词典

简明吴方言词典

朱 川 闵家骥 范 晓
张嵩岳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 阮智富

封面设计 江小铎

简明吴方言词典

闵家骥 范 晓 编
朱 川 张嵩岳

*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7 插页 5 字数 526,000

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9187·5 定价: 3.10 元

序

《简明吴方言词典》问世了。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本词典不仅对调查方言、研究吴方言的人们有用，而且对推广普通话、编写汉语词典方面也极有参考价值。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吴方言的地区问题。我们公认的所谓“吴方言”虽然很难在地图上划出一个明确界限，但是一般都认为，江苏东南部以及浙江东北的大部分是属于吴方言区域的。半个世纪前，语言学前辈赵元任先生调查了吴方言三十三个点，虽不能说必无遗漏，但已能勾画出吴方言的轮廓了。这一大方言区的语音特点大致是：声母分清浊（虽然有许多地方的古浊母已读成清音了，但调类仍按声母的清浊而分阴阳），声调有七个以上而分阴阳两套，zh、z不分，韵尾的-n、-ng不分。这些共同点还都存在于现代吴方言各地区。本词典以上海话为纲，并及本区内几个有代表性的方言，可以说所收范围已照顾到大部分吴方言地区的方言了。这本书不是方言调查统计，应收未收或不该收而收的词在所难免，但这不是本词典的任务，对于大多数想查查现代吴方言音义的读者，这本词典已够了。

其次是近世纪来的吴方言变迁问题。吴方言的词汇及语音特色，中古以来就修谈于士林，散见于传记。从

(2) 序

六朝的子夜吴歌到清末的方言小说，资料之丰富超过任何其他汉语方言。本词典对常见的近现代小说、戏曲、谣谚等兼采并蓄，用力颇勤。阅读这类资料而不谙吴方言者，得此可有豁然贯通之乐。至于有些时代相去较远的吴方言词语，或因社会制度变革，或因语言习惯更改，现在已不常见或竟废弃的，这本词典也起了溯本探源的作用。

从来记录方言最感伤脑筋或最易产生分歧的就是怎样记录那些“有音无字”(有时不一定是“无字”，而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本字”)的词。试把本词典中所引各种文献中的词条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有许多是一音数字，前后出现矛盾的。所以赵元任先生在《现代吴语的研究》中对此并不斤斤计较于到韵书中去作“本字”的挖掘，而是只注上一个现在本地同音的字就行。简单举几个例，如“这个”的“个”用“葛”，“他们”用“夷辣”，“这时”用“迭歇”，“闪电”用“打霍猷”，这类的词假使查一查别的文献，多半会各人各注的，但赵书只在每字之后都缀上一个“音”字说明这是取读音相同的字就成了。本词典中这类问题也不少，如“木欣欣”究竟该是“欣”还是“兴”，“无清头”究竟该是“清”还是“亲”。有好些是有“古本”可查的，但古本有时也会用错了声韵。譬如“一歇歇”就不大可能是“一息息”，因为现代上海话固已尖团不分，但许多分尖团的吴方言中，也还通用此词，就可以知道应该用团音“歇”来写这个词。又如采自昔日小说的“无姆”，尽管有本可据，但是这个词和“妈妈”同义，在许多吴方言地区前一字都是阴平，有些文献中作“姆”是比较恰当的，这就不能一味迷信“古本”了。这类问题

在本词典中是很难解决的，但是编者也下了一番工夫，对于有分歧的写法，就用“也作”或“也说”某条，可以让读者自己去寻味。

本词典的标音，一律用国际音标，并标出五度制的声调号码，这可以弥补选用同音字的不足，这是胜于前人一切方言志书的地方。不过，吴方言大部地区的二字、三字连读时变调极为丰富，本词典是按每字单读时的音来标音标调的。因此读者如按此标音来读，将与实际的生活语音有出入（读起来不象本地话）。例如“出送”，“送”字单读为阴去的升调，但连读后就不能读原调而要读成中平调了。又如“小鬼头”，“鬼”是阴上的高升调，三字连读后，它成了高平调。所以读者在参考标音时，知道这个情况，就不致于胶柱鼓瑟了

调查方言和研究方言，不但要具备丰富的语言学、语音学知识，还要有实践的经验。本词典的编写者或是专职多年的词典编辑，或是在吴方言地区富有教学经验的中文教师，合力来完成这本虽小而并不称小的词典，是胜任愉快的。我很高兴地在此为赘数语，读者谅不河汉斯言。

吴宗济 1984, 2.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吴方言词汇概况

本词典收录的词语从时代上看,绝大部分是在现代吴方言中流行的,但也酌收了一些近代的吴方言词语;从地域上看,以吴方言北部地区(尤其是上海话)的词语为主,酌收南部地区某些方言点的词语。总的来说,本词典收录的词语还是很有限的。为了使读者对吴方言词汇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吴方言词汇的一般概况。

一、吴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

1. 吴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的共性

吴方言和普通话都是古汉语一脉相传下来的,所以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中许多基本词语是一样的。例如“天”、“山”、“人”、“手”、“来”、“去”、“飞”、“笑”、“大”、“小”、“新”、“老”、“三”、“五”等。相同的基本词语随处可见,它们都是从古汉语那里继承下来的,而且数量也相当多。

这共同之处也表现在:有些词语之所以相同,是由于普通话吸收了吴方言中某些词语。例如“垃圾”、“尴尬”、“老板”、“瘪三”、“标致”、“便当”、“象煞有介事”等。吴方言区出身的著名作家较多,他们的许多重要作品,大都是以吴方言地区人民的生活为背景的,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吴方言中的一些词语。例如鲁迅、茅盾等作家的作品里,就有许多吴方言词语。他们的作品影响很大,使许多本来只在吴方言区使用的词语进入了普通话,成了普通话词汇的一部分。

有些词语之所以相同,是吴方言吸收了普通话的词语。由于普通话的前身“官话”长期作为全民族的实际共同语,特别由于解放后大力推广普通话,大量的普通话词语就被吴方言所吸收,尤其是政治、文化、科学、技术领域的一些词语。吴方言吸收普通话词语,有些在语音上也可看出来,吴方言中有些字有文白两读的,如果在有的词内某个字只能文读,那么,这个词便多半源自普通话。例如“日”,吴方言里白读为[nir²²],文读为[zə²²],“日脚”、“日头”的“日”,只能白读,说明是典型的吴方言词;但在“日记”、“日报”、“日历”、“日食”等词中,“日”只能文读,不能白读,这说明这些词是吸收自普通话的。又如“觉”,也有文白两读,文读为

(6) 吴方言词汇概况

[tɕioʔ⁵], 白读为[koʔ⁵]和[kɔ³⁴]。“木知木觉”的“觉”和“困觉”的“觉”只能白读,前者读[koʔ⁵],后者读[kɔ³⁴],这说明是典型的吴方言词;“觉得”、“觉着”既可文读,也可白读,说明在吴方言和普通话里本来都存在着的;但在“觉悟”、“觉醒”、“知觉”、“感觉”、“听觉”等词中的“觉”,只能文读,说明这些词原是普通话里的,现在在吴方言里也用,那是吸收过来的,所以在语音上也明显地向普通话靠拢。

2. 吴方言词汇和普通话词汇的差别

吴方言词汇虽然和普通话词汇有共同性,但方言毕竟是方言,它跟普通话词汇比较也还有着一些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分别用不同的词来表达相同的对象或概念。例如,普通话的太阳、时候、蜈蚣、女儿、提、藏、发怒、玩、暖和、非常,这些词所表达的对象或概念,在吴方言里分别由日头、辰光、百脚、囡五、拎、囤、光火、白相、暖热、交关(或邪气)等表示。

2) 词语的文字形式相同,但表达的意义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即有些词写出来的文字形体是一样的,但所表示的对象或概念有区别。例如:

白话——普通话指白话文的白话,与文言相对。而吴方言指谈话或闲谈,如说“伊拉两家头勒拉白话”。

巴结——普通话是趋炎附势、讨好奉承的意思,如说“巴结领导”。吴方言里是节省、俭约的意思,如说“迭个人勿舍得吃,交关巴结”。还有努力的意思,如说“伊做生活蛮巴结”。

壮——普通话指强壮,主要是指人体健壮有力。但在吴方言里除强壮义外,还有“胖”、“肥”的意思,如说“迭只猪交关壮”、“迭块田蛮壮”。

吃——普通话指把食物(固体或半固体的)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后咽下去,如“吃饭”、“吃菜”、“吃鸡”等。而吴方言除吃食物之外,还可说“吃茶”(喝茶)、“吃酒”(喝酒)、“吃香烟”(吸烟)等。

3) 有些复合词的文字形式和表示意义是一样的,但词素排列的次序不一样。例如普通话里有“力气”、“监牢”、“腐乳”、“客人”、“喜欢”、“应该”、“热闹”。而在吴方言里,相应的词一般常说成“气力”、“牢监”、“乳腐”、“人客”、“欢喜”、“该应”、“闹热”。

4) 有些复合词表达的意义一样,而形式上只是局部相同(其中一个词素相同,其余词素不同)。例如普通话的“脸盆”、“今天”、“去年”、“澡堂”、“鼻子”、“自行车”,在吴方言里分别说成“面

盆”、“今朝”、“旧年”、“混堂”、“鼻头”、“脚踏车”。

5) 有些词语只在吴方言里存在,而在普通话里没有相对应的词语。例如:

人淘 [n¹³ iŋ¹³ dɔ¹³] 指在一起的人: ~少,开销终也有限。

头挑 [dɿ¹³ t'io⁵³] 形容最好的: 叔叔真手巧,做事算~。

有清头 [hiɿ¹³ tɕ'iŋ⁵³ dɿ¹³] 指懂事有头脑: 耐阿有啥清头嘎?

彪 [piɔ⁵³] 液体从狭小的通道里很急地射(出来): 皮管里格水~得老远老远。

面熟陌生 [mi¹³ zo²² ma²² saŋ⁵³] 指脸儿有些熟但又不认识: 隔河看见美娇娘,头浪青丝亮澄澄,~难开口,唱只山歌姐思量。

另外,在词形上,吴方言和普通话也有明显的差异,普通话由于经过规范,词形比较固定;而吴方言不少词没有固定的文字标志。吴方言的词形一般采取同音假借的办法。赵元任先生说:“词的汉字写法是知道字就写字,不知道字就写音。写音的最要紧条件是以本地字注本地音(声调也在内)。”(《现代吴语的研究》第91页)吴方言中许多词语是采取了“以本地字注本地音”的方法,例如“白相”(玩)、“推板”(质量差)、“打朋”(开玩笑)、“笃定”(心里安定)、“迭”(这)、“僚”(你)等。还有一些是说吴方言的人自己造出来的,如“嘎”(价廉)、“嗲”(好)、“勳”(“不要”的合音字)、“罳”(“勿曾”的合音词)、“𪛗”(“阿曾”的合音字)等等。由于写出来的词形(文字形式)因人而异、因书而异,也由于吴方言没有象普通话那样搞规范工作,因此有些词没有固定的文字形式,常常是几种写法并存。例如表示“这”意思的有“迭”、“迪”、“笛”、“第”、“地”等,表示“开玩笑”意思的有“打朋”、“打棚”、“打绷”等,表示“玩”意思的有“白相”、“孛相”、“勃相”、“薄相”等。还有一些词语,至今还没有适当的方块字加以记载,这就有所谓有音无字的一些词。例如:

□ [t'iŋ³⁴] 留;剩: 依勿要拿小菜吃光,~一眼拨我吃。

□ [gua²²] ① 隐约地听到: 迭句闲话我好象耳朵里~到过。

② 碰到: 刚才眼衣裳,面孔拨竹头~了一记。

□ [ho²⁵] 紧靠着: 小囡~勒娘身浪。

□ [hɿ³⁴] 许诺;答应: 伊~我明朝来。

□ [gaŋ¹³] 挤碰: 南京路浪~来~去全是人。

□ [dziaŋ¹³] (小孩)顽皮;娇: 迭个小囡邪气~。

□ [fiaŋ¹³] 支撑;忍受: 迭眼困难算啥,~一~就过去勒。

(8) 吴方言词汇概况

二、吴方言词汇和古汉语词汇

前边说到,吴方言和普通话里有一些基本词语都是从古汉语来的,如“天”、“人”等,那是共同的。但古汉语中有些词语在普通话里不再使用,在吴方言里却还继续使用着,这表明吴方言较多地保存了古汉语的词语。略举数例。

抓 [o⁵³], 有“握住”、“摸”的意思。如说:“伊勒拉袋袋里抓法抓法,抓出两块钞票来。”《淮南子》:“人之所以不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无碍于玉石,弗犯也。”《吴下方言考》:“案抓,手捫其物也。吴人谓剔出为抓。”

滂 [ti³⁴], 指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如说:“衣裳旣没绞干,水还勒拉滂下来。”《吴下方言考》:“滂,音帝。《埤苍》:滂,漉漉也。案滂,水已竭而尚余滴沥也。吴谚谓余沥为滂。”

搨 [liŋ⁵³], 即“拎”,意即“提”。如说:“伊搨仔一桶水走过来。”“迭只箱子邪气重,搨也搨勿动。”《吴下方言考》:“潘安仁《西征赋》:‘搨白刃以万舞,危冬叶之待霜。’案搨,提也。吴谚谓提为搨。”

丁倒 [tiŋ⁵³ tɕ³⁴], 颠倒的意思。如说:“迭个人本事真大,伊能够头朝下脚朝上丁倒走路。”《乐府·读曲歌》:“鹿转方相头,丁倒欺人目。”《吴下方言考》:“案丁倒,倒转也。吴谚谓倒曰丁倒。”

温墩 [ueŋ⁵³ t'əŋ⁵³], 不冷不热的意思。如说“温墩水”。《吴下方言考》:“王建《宫词》:‘新晴草色绿温墩。’案温墩,微煖而不热也。今吴谚谓水微煖曰温墩水。”

其他如“恶”(粪便,俗作“污”)、“孛相”(玩儿,也作“白相”)等词,在古代汉语里都是有据可查的。胡文英的《吴下方言考》对许多吴方言中的词语进行了语源上的考证。虽然有的考证不完全妥当,但总的来说,它对于了解吴方言词汇与古汉语词汇的关系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由于吴方言词汇里较多地保存了古汉语的一些词语,所以,懂得吴方言词汇,对于了解古代的书面语,特别是古代白话小说中一些生僻的词语定会有所帮助。

三、吴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

吴方言区域内各地点方言的词汇,共性是主要的。但是各地点方言之间也还有某些差别,这就是吴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

这种内部差异,主要表现在:同一意义在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说法。下面以名词、人称代词、动词、形容词为例,各举一部分词语,在地点方言——上海话、苏州话、常州话、温州话、嘉兴

话、绍兴话、宁波话——中作一比较：

1. 名词

方言点 \ 词 目	小孩儿	女儿	姑母	早晨	胳膊	马铃薯
上 海	小囡	囡五	娘娘	早浪头 早晨头	臂膊	洋山芋
苏 州	小干	囡五	马马 娘娘	早浪	臂膊	洋山芋 洋芋茆
常 州	小佬 细小佬	女女 丫头	姑姑 娘娘	早起头	手臂	洋山芋
温 州	细儿	囡儿	阿娘	天光	手肚段	洋番芥
嘉 兴	小把戏	姑娘	阿妃	早晨头	臂膊	洋山薯
绍 兴	小人	囡	姑妈	早起 (头) 天亮	手胖	洋番芋
宁 波	小人	囡	阿姑	天亮 (头)	手骨	洋芋茆

2. 人称代词

方言点 \ 词 目	我	你	他	我们	你们	他们
上 海	我	侬	伊	我侬 阿拉	侬	伊拉
苏 州	吾奴	僚	俚	侬	唔笃	俚笃
常 州	我	你	da	我家	你家	da家
温 州	唔	你	其	我来	你来	其来
嘉 兴	嗯奴	僚	伊	伢	侬	伊拉
绍 兴	我 我洛	僚 诺洛	伊洛	伢 赖赖	侬 乃赖	伊啊 伊赖
宁 波	我奴	唔奴	其 其奴	阿拉	唔侬	其拉

(10) 吴方言词汇概况

3. 动词

方言点 \ 词 目	闲谈	吵架	打架	收拾	洗澡	开玩笑
上 海	白话 讲白相	寻相骂	打相打	收作 理理	汰浴 浣浴	寻开心 打朋
苏 州	讲张	寻相骂	相打	收作	浣浴	寻开心 搂白相
常 州	讲白相 讲空话	相骂	打相打	收作 理理	洗浴	说白相 寻开心
温 州	闲谈	相乱	相打	经理	洗身体	讲笑
嘉 兴	讲空头	吵相骂	打相打	收作	汰浴	寻开心
绍 兴	讲闲话	吵相骂 讨相骂	打人陈	收作	浣浴	寻开心
宁 波	讲闲话	造孽	打相打	收作	汰人	打朋

4. 形容词

方言点 \ 词 目	脏	热闹	胖	漂亮	结实
上 海	齾齾 邈邈	闹猛 闹热	壮	好看 漂亮	牢 扎制
苏 州	齾齾 邈邈	闹猛	壮	漂亮 标致	牢 扎制
常 州	邈邈	闹热	胖	体面	牢 扎制
温 州	矮槽	闹热	种	生好 好靛	牢 扎实
嘉 兴	邈邈	闹猛 闹热	壮	好看 漂亮	牢
绍 兴	封	闹热	壮	漂亮	扎实
宁 波	齾齾	闹热	壮	好看	结实

以上列举的,只是有限的几个词,比较了有限的几个地点方言。如果把吴方言区的所有地点方言都进行比较,同时词目再扩大一些,定将发现有更多的差异。甚至在同一地点方言内部,也还可能有些差异,比如上海话中表示“在”意义的词,就有许多说法,如“勒”、“勒拉”、“勒浪”、“勒勒”、“勒辣”、“勒搭”、“勒里”等等。这些词意义基本一致,只是语音上稍有出入,便有这些不同的书面形式的词儿。

不管吴方言内部有多大的差异,但从整个吴方言词汇系统来看,共同性大于差异性,所以各地点方言也仍然是大同而小异。

四、吴方言词汇的发展变化

吴方言词汇的变化,是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社会制度的剧烈变化、工农业的迅猛发展、科学文化的繁荣昌盛,都影响到语言中的词汇。这在吴方言里也是非常明显的。吴方言词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新词的不断产生

吴方言一方面保存着许多古汉语的词语;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不断地产生、增添大量的新词语。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增添的新词语的数量更是惊人。王力先生曾说:“从鸦片战争到戊戌政变,新词的产生是有限的。从戊戌政变到五四运动,新词增加得比较快……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近五十年来汉语发展的速度超过以前的几千年。”(《汉语史稿》下册第525页)。这话虽是指汉民族共同语而言,然而对吴方言同样是适用的,因为进入共同语的那些词语一般地说也进入了吴方言。这种新增添的词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先进入普通话,而后被吴方言吸收的,例如“电视”、“拖拉机”、“人民公社”、“激光”、“膨体”等。这样的词数量较多。另一种是先进入吴方言,而后进入普通话的。这种词大都是吴方言率先借入的“外来词”,例如:

沙发(英: sofa, 吴方言: [sofaʔ])

雪茄(英: cigar, 吴方言: [qiʔ ga])

派司(英: pass, 吴方言: [p'a sɿ])

这些词吴方言的读音与原音相同或相近,而普通话读音与原音相比较远一些了,这也证明了它们是先进入吴方言的。

2. 旧词的消失或名称的变更

吴方言中的词汇,一方面在不断地产生和增添;而另一方面,那些不适应社会需要的词语也在不断地消失。有的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人的思想的变化或陈旧事物的消失而消失了,如“租

(12) 吴方言词汇概况

界”、“三道头”(旧时上海租界上的警察)、“康白度”(买办)、“大班”(洋行经理)、“那摩温”(工头)、“长三”(一流艺妓)、“么二”(二流艺妓)等便是。另外,有些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说话中采用了普通话词语,而与之相应的旧词语也逐渐废弃不用了,如用“火柴”取代“自来火”,用“电影”取代“影戏”,用“水泥”取代“水门汀”,用“爱人”、“妻子”取代“娘子”、“家主婆”,用“学生”取代“学生子”,用“学校”取代“学堂”等。这种取代的情形,在吴方言区各地点方言之间程度不完全一样,一般是在大中城市取代得多一些,而在农村或偏僻山区变动较少。

3. 词义的演变

吴方言里有些词语在发展过程中意义起了一定的变化。有些词的意义比原来扩大了。如“司务”,原是指有技艺的人的称呼(“木匠司务”、“裁缝司务”、“烧饭司务”等),现在却扩大为对一般人的尊称(常写作“师傅”)。又如“阿姨”,原指姨母,现在可用来尊称跟母亲年龄差不多的无亲属关系的妇女,也可指称保育员或保姆等。又如“嗲”,本来是形容娇媚的样子,现在引申为“好”的意思(“迭样物事老嗲”)。

还有相反的情形,有些词语的意义比原来的意义缩小了。如“谷”,从前泛指谷类植物,包括稻、麦、黄豆等,现代吴方言里只指水稻的未去皮的子实。又如“坍台”,本有“垮台”、“丢脸”等义,现在只有“丢脸”的意义。

也还有些词语意义转移了。如“闻”,本指“听”的意思,所谓“耳闻目睹”、“百闻不如一见”的“闻”便是;但在现代吴方言里已变成“嗅”的意思了,如说“依闻闻看,是啥味道?”又如“脚”,原指“小腿”,而在现代吴方言里则指整个下肢。

4. 双音化的趋势

吴方言中的词,跟普通话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双音节词变得越来越多。例如:

忘——忘记

鼻——鼻头

定——定规

日——日头

暖——暖热

肚——肚皮

5. 新派的产生

由于年龄上的差异,加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文化、生活经历、交通、地理环境等等),吴方言内部,特别是在城市里,有所谓“新派”和“老派”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反映在语音上,也反映在词汇上。例如在上海方言里,老派形容程度深叫“邪气”或“交关”,新派常叫“老”、“瞎”等;老派称赞优异叫“赞”,新派叫

“灵”或“嗲”等；老派称每天为“日逐”，新派则叫“每日”或“每天”等等。吴方言早期以苏州方言为代表。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上海地位日益提高，上海方言在吴方言内部影响逐渐增加；有些词语便为其他地点方言所吸收。今天上海方言已成了吴方言的代表。

五、现代吴方言发展趋势

现代吴方言正处在剧烈的变化时期。随着广大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普通话影响越来越大，随着上海方言对其他吴方言地点方言影响的增加，吴方言的词汇必将起更大的变化。展望未来，吴方言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向普通话靠拢，今天的上海方言（新派），就是明天的吴方言的镜子。但是，这种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尤其是农村和山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仍将较多地保留当地方言的一些特点。

凡 例

一、本书收录吴方言词语五千余条，其中主要是上海、苏州、嘉兴、绍兴、宁波等地一带的方言词语，也酌量收录了一些其他地点方言的词语。收录的主要是词，也酌量收录了一部分常用短语和少数语素。

二、本书收词的基本原则是：

1. 着重收录吴方言中同普通话不同的词语，如：白相、交关、人淘、清头。属于下列情况的酌情收录：

(1) 某些词语在普通话和吴方言中文字形式相同，但词义或用法不完全相同的，如：话、阔、几岁。

(2) 词语来源于吴方言而已为普通话吸收的，如：尴尬、老板、象煞有介事。

(3) 普通话里很少说，而在吴方言里常说，并带有一定的方言色彩的，如：甲鱼、田鸡。

2. 主要收录见于明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吴方言词语，如：日脚、后生、搬场。

3. 注意选收口语中常用的吴方言词语：如：小乐胃、一摊世界、日程浪。

三、本书所收条目分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两者均按笔画多少的次第排列，同笔画的按一、丨、ノ、丶、㇀的次第排列。多字条目并以字的多少为序，字数相同的以第二字的笔画多少为序。书后另附词目首字音节索引。

四、条目所用汉字的形体，以现在通行的字体为标准。异体字一般不列，如果容易引起歧义的，加括号附列在正体之后，如：困(𥇑)。属于不同写法或不同说法的，在注释后加“也作某”或“也说某”，如：“活猻……也作猻猻”、“倒霉……也作倒楣”，“一眼……也说一眼眼”、“抵桩……也说抵配”。本书简化字采用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超出这个范围的，原则上采用偏旁类推，不属偏旁类推的，简化原则以现行辞书收录的为限。

五、条目一般都标明词性(语素以及成语、俗语、惯用语等习用的固定短语除外)。词类分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象声词。标志词性从宽，有些词

和短语界限不清的,也尽可能标明词性。凡词性适用于某条目的各个义项的,标在第一个义项之前;只适用于个别义项的,标在有关义项数码之后。

六、为便于说明词语的意义及用法,义项下一一般都列有例句。例句大都引自出身于吴方言地区的作者的作品或用吴方言写作的文艺作品,也有自编的。书证都注明出处。

七、因说法或写法不同而分列的条目,用“见某”或“同某”或“义同某”,如“搭七搭八”注为:见“七搭八搭”、“王六”注为:同“黄六”、“扳谈”注为:义同“攀谈”。

八、分析词义以吴方言为限,一般不列普通话义,如果会引起歧义或误解的,酌列普通话义,并标,表示是通语,如“红药水”注为“名词。①红墨水。②红汞。”

九、条目用国际音标标注方音。由于吴方言区内部语音分歧,无法标注统一的音。为便于记音,原则上都标注上海音,注音加方括号[]。如果上海话里不说的属于其他方言点的词语而其实际读音又和上海字音差别很大的,则注该地区的读音。注音另加圆括号,同时在括号内注明所属地区,如:左凑(苏州[tsi⁴⁴ ts'v⁴¹²])、埭扫(温州[baŋ³¹ sɿ⁴²])。本书用来标音的,除了上海音,还用了苏州、绍兴、宁波、温州等地点方言的音。本书按字注音。如果一个字有两读而且带有普遍性的,则分别注明两读。文白异读引起的,注明“文”“白”的音,如旺[fiaŋ¹³_白; fuaŋ¹³_文],月生[ŋɐ² saŋ⁵³_白; fiɐ² sɐŋ⁵³_文]。其他原因引起的异读,注明“又读”音,如木梳[mo² su⁵³(又 sɿ⁵³)],伊[i⁵³(又 fi¹³)]。有的字虽有文白两读,但在一定的条目里只有一种读音,那就注明实际读音,不注上“文”或“白”,如大姨[du¹³ fi¹³],“大饼”[da¹³ piŋ³⁴]。

十、本书所用符号:释义后举例中遇被释条目,用“~”代替;不止一例的用竖线“|”隔开;释文中提示性的话,前面加“”;属于引证性的话,前面加菱形号“◇”。“也作”、“也说”、“”、“◇”等前面加的双竖线“||”,表示适用于以上几个义项。一般音译的外来词附注外文,如扑落……[英语 plug]。英语表示语别。